

三交湾掠影

李村夫 著



中华文学丛书



中华文学丛书

三交湾掠影

(一)

李村夫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三 交 湾 掠 影

李 村 夫 著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山西省七二五厂 印刷

山西省新华书店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.25 字数181千字
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,300

书号：10267·25 定价：0.95 元

田
三
九



大脚虎
陳二虎



荷花



二尤 雲兰 梅英



田濟生 陳美英





田大龙 吕金环 吕贵

三 交湾掠影

李村夫

目 录

题 记	1
第 一 章 陈氏家族	18
第 二 章 宁折不弯	35
第 三 章 大路朝天	54
第 四 章 形势逼人	71
第 五 章 风波无风	82
第 六 章 八仙过海	101
第 七 章 举足轻重	118
第 八 章 造反精神	141
第 九 章 尺短寸长	159
第 十 章 阵脚乱了	176
第十一章 火上加油	189
第十二章 二鬼摔跤	204
第十三章 强打精神	223
第十四章 书归正传	240

题 记

“造反”，这两个字其实并不可怕。

至于为什么一谈“造反”，人们会为之一惊，如今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背出几段经典的论述，他们有切身的体会。就是年纪稍轻一些的，也多少有所耳闻。在那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里，对这个词的解释多少有点不伦不类，这便是时至今日，人们一提“造反”便谈虎色变的缘故。

假的真不得。

百人百性，什么样的事情，随时都可能发生。“造反”的事，自然也不例外。

三交湾举足轻重的人物田三兆家里，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，非但震动了三交湾，还牵连了好义滩，成了沿河一带的头号新闻。

说起来也很简单：田三兆的二儿子和小闺女突然提出要分家。按说，这算什么事情？然而不然，在老田家里，可真算件了不得的事。

老田家这个老二，名叫济丰，小名儿叫作二龙。高中毕业后参了军，半年前才复员回来。二龙的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好义滩支部书记雷震潭的女儿云兰。云兰自小儿死了妈，是三兆的妻子给养大的，一直把三兆两口叫爹妈。后来长大了，在中学与二龙同班，相处超出了一般的关系，自然是

大家都满意的事情。老雷与老田又是这一带的名人，风大浪高，捧场的人不少，事情很快就公开了。中学毕业以后，两家人都希望儿女们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，哪知道偏偏都落了榜。落榜就落榜吧，干气没说的，谁也别嫌谁，雷家并没有毁婚的意思。赶到二龙参军以后，凑巧县果树场招工，雷家又有点关系，想让云兰去考试。事先，老雷找老田商量，老田毫不犹豫，满口应承：“孩子的前程要紧，没商量的。至于——”话才出口，雷震潭一下子拍响了大腿：“别说了！哼，你这人把我看成啥了！我是那号人，嗯？”田三兆赶忙换了笑脸，说：“我是说，如今的年轻人，”震潭也嘘了一口气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以为这是我敢做主的事么？告你说吧，这是云兰的意思。我这个闺女呀，心事早就偏过来了。人家常说，要侍候你两口一辈子哩，把我这个爹，早撂爪哇国去了。”一句话说得老田也不好意思的笑了。哪里想到，二龙复员后结了婚，不出半年，竟然提出分家事情，这难道是雷震潭的鬼把戏？若不然，云兰究竟捣什么鬼，拉走了二龙不算，还要把梅英也拉了去，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

使老三兆揪心的，是他的闺女梅英已经是二十三岁的人了，三交湾有名的“困难户”，作哥嫂的不说赶快想办法，反而挑唆着跟娘老子闹什么分家。分什么？往哪里分？简直是乱弹琴！别的不说，叫他田某人的这张老脸往哪里放？

更可恼的是，二龙竟然提出，说什么分了家以后，他俩口管梅英，哥哥大龙与金环的婚事……

唉呀呀，这不是往他田三兆的脸上抹狗屎吗！别人不清楚，难道你二龙，云兰不清楚么？大龙与金环的婚事，原先是怎么结成的？如今他吕贵狗眼看人低，欺我田三兆是落川

的老虎，想逼我打掉门牙肚里嚙。这口气，我还能忍多久？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即便是萍水相逢的人，也讲究个同舟共济，而你们——我的儿女，竟然要与我分道扬镳，要破釜沉舟，好啊，好啊！外人欺我，内里拱我——哼哼，要把我怎么样？难道说，我田三兆真的成了爬坡的老牛，弓不起腰杆了么！

不，不不，田三兆是有名的犟牛，什么时候低过头，弯过腰？某一些人呵，你们睁开眼瞧一瞧，四十年来，自打共产党来到汾河湾以后，田三兆什么时候不是冲锋在前，哪一次不是田三兆的头功？

真人不说假话。

四十多年以前，三交湾首户老财贺老九家的长工崽子田三兆，已经从放牛娃成了四套马车的二把式，彪悍的小伙子每逢进出贺家大门，都把三节绒花的狗梢鞭子甩得叭叭响，逗得贺老九那鸡婆嘴笑个不停。可是，自从小伙子与老九的蛮女子荷花暗中好上以后，三兆的心变了，瞅着东家的眼神也变了。尽管老财主没有看出来，小长工却慢慢懂得了不少的道理，这自然是长工屋里有了共产党的缘故。

终于，有一天的夜里，小伙子抓住瞎眼老爹的手，说：“爹，我思谋，反了那狗儿的！”

瞎老汉翻起白眼：“你说什么？跟谁反？”

“贺老九，那个老王八！”

“混账！”瞎老汉的手抖索了，嘴唇也颤起来，“放屁！老财是你反的？人家几辈子，辛辛苦苦闯下的江山，你反什么，嗯！”

小伙子不服，拿出学来的道理：“谁说是他的，还不是咱长工干下的，他能干什么！”

“啪——！”瞎老汉终于扬起了干瘦的长指甲手，准确地掴在儿子黝黑的面颊上，一场争论就这么迅速地结束了。

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。从西面的老爷山到东面的汾河湾全被厚厚的白雪盖住了，北风呼啸着，搅着鹅毛大雪，扑打在小伙子被扇过的热辣辣的脸上——瞎老汉毕竟是长工的手，老了老了，还那么有劲——三兆并不燥，更不恨，他是个孝子，他知道瞎眼老爹的心事，老爹为财主掌了半辈子鞭杆，眼睛以后曾经为鞭杆的事情犯过多年的愁肠啊！而今，鞭杆又落到儿子的手里，那多体面！说句心里话，如若有什么人说上句贺家的坏话，老头儿还要有一千个不愿意呢。“人不能没有良心，”瞎眼老汉总是仰着脸说，“要不是九爷叫他的长工跳到汾河里救起你爹，咱田家哪有今日？哪有你娘，哪有你这狗崽子，嗯？别没良心，知恩不报，什么东西！”这，已经是田家的家训了。田三兆自小儿就听，听了十多年，并没有感到烦。现在，长工屋里的话他又听上了，这新进来的理儿推翻他爹的家训，还会动摇么？不会的。田三兆要是认准了的理，凭什么力量也扳不过来。只不过从此以后，他不再去请示瞎老汉了，而是自作主张的行事了。

春上，他拉了满满一车的麦子往城里送，下了河滩，一忽闪将车赶进树林子里，把装满麦子的口袋卸到说好的地方，又赶车进了城，找到警备队长，说了路上发生的事情以后，又说：“这是八路军叫我来的，他们怕我回去交不了差，要你队长写几句话给我东家。”那个队长好大一阵没吭气，三兆又说：“人家还在滩上等着，要看你写的哩。”这句话点醒了，队长马上给老九写了条子。

三兆赶着马车出城了，路过汾河滩树林的时候，他故意甩响了鞭子。进贺家大门的时候，他同样甩响了鞭子，他心

里高兴，他不怕贺老九。果然，老财主看了警备队长的条子，连屁没放一个，挥手叫三兆走了。贺老财相信田瞎子的儿子，觉得他非但没有丢了马车，还能到警备队逛了一圈，确实是难得的胆量。

田三兆自然不领这份情。

土改那年，工作队刚进村的当天夜里，贺老九就装满一车财宝，要三兆连夜赶车上山。三兆并不含糊，车到十字路上，三兆猛甩鞭子，先就打倒了贺老九，硬是细了老地主送到工作队住的窑洞院里。从这天起，三交湾的土改运动轰烈烈的展开了。田三兆被选成农会主席，斗地主、分田地，哪样工作也闯在前头，气的瞎老汉哭天喊地怨祖宗，英雄的儿子才不管那一套，照样的积极、模范。

至于互助组、合作化、公社化，田三兆哪一次不是冲到前头！英雄的业绩，光辉的历程，田三兆的大名，汾河湾方圆百八十里，有多少人不认识、不知道，不竖大拇指的？少，少得很。

有谁能想到，跺一脚地动山摇的田某人，时至今日，竟然落到这步田地？

——好汉折到儿女手！

是吗？是。但在田三兆，并不尽然！

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

几天以后，三交湾举足轻重的人物的家事很快就传开了。人们有同情的，有惋惜的，有惊奇的，也有幸灾乐祸的。大老田家能有这样的事情？奇怪，难猜。是真是假，硬是有些心怀叵测的人要弄个究竟。于是乎，有事没事来串门的人比以往多起来了，迎面碰上老田头的时候，那招呼的声腔有些变化了，那射来的目光也有些异样了，甚至他一走过，背后

的议论声也忽高忽低的传过来了。唉唉，真是人言呐，人言！

“田头儿，气色还不怎么好哩。春寒料峭，还是少走动些好。”李福久巴眨着窝窝眼，皮笑肉不笑地招呼着，顺手递过一支带把儿的香烟来。

他的手微微的抖索了一下，还是伸出了两个指头，接过了那支烟。带把儿的，这在一年以前敬他的人并不少，但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觉。尤其是像福久这样的人，他什么时候看得起过？而今，这家伙竟然也如此的哼哈起来，显然是有当众奚落的意思，难道他看不出来么？

“哼，福久，你也阔气起来了。四十年了吧，眼下，温习温习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唉呀，田头儿，咱们这，老弟对你，可是，可是——”福久显然是闻风丧胆了。他真后悔自己不该出这样的风头，假若老田的脾性儿发起来，当众来上一家伙，他照样的没有招架之力，照样得灰溜溜夹尾巴。

幸好，老田头没有发作，他只是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撂下一道鄙夷的目光，掖了掖披着的 那件 贺老九家的 浮财——破羊皮袄，迈步走了，

他并没有因为没有公开反击李福久而遗憾。李福久并不值得他的一击。那个国民党六十九军的协理员，自打解放卧牛城被赶回来以后，无时无刻不任他踢打。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是他而不是李福久，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拳头照样是他而不是李福久。但他却从来没有在李福久身上下过功夫。打落水的狗，不是他的秉性。但是，李福久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提心吊胆，没有一丝一毫减退过惧怕他的心理，这才是胜者的铁手腕。若早二年，他李福久敢这样对待他么？鬼，吓破他的胆！而如今，变了，大大的变了！变的像李福久这样最底下

一层的人也浮上来了，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哼哈了，这叫什么气候？这说明什么问题？唉唉，不敢想啊，不能想啊！……

“哈，老哥，你这是到哪去哩！”迎面传来一声呼唤，使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说话的是马高，一双蛤蟆眼瞪的溜圆，张开收不住涎水的大嘴，喷着可怕的唾沫星子，“哥呀，听说咋，咱那小崽子使坏哩？哈，不识好歹的狗崽子，不知道自家能吃几碗干饭的家伙！我正思谋，去教训教训这王八旦！”

这叫什么话！但意思清楚，三兆也听得明白。面前站着的，是一条对他忠贞不二的汉子。土改那阵，汾河岸看桥的草房里，来了个沿河讨饭的小化子，骨瘦如柴，两只眼珠都能掉出来。但孩子有股子硬气，宁肯扒汾河滩的蒲草根，不去讨财主家的半碗饭。年轻的农会主席留下了他，给他报了户，分了田，成了一家子人。头一个春天的大年初一，马高去给他拜年，当院叫了一声就跪倒了，弄得他两眼泪花花。大锅饭那一阵，大汉马高把分得的一份饭让给老婆孩子，又去汾河滩扒蒲根吃，得了肠梗阻，差点要了命。又是他，送马高住院开刀，出院后接到自家的炕头上，硬是给救过来了。感情呐，无产阶级的，贫下中农的，他做的理直气壮，温暖了马高的心，更使人们看清了他中共党员田三兆。

此刻，马高一语点破，他站住了：“你，说的啥？”

马高一楞：“不是说，二家伙提出要散火？”

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人家，大伙都这么吵吵。”

“哼，别信这些。妈的，就是有些瞎心眼子煽风哩！唯恐我不出事，哼！”